



# FASHION IN THE RAIN

## 穿上风雨

撰文\_贺晶 编辑\_叶未青

一个穿风衣的中年男人骑车飞快地斜穿市中心的路口，不幸自行车轮子在潮湿的路面上滑进了交错的车道里，接着他在雨中扑倒在了湿漉漉的十字路口中央。这是六年前我第一次到阿姆斯特丹时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当时我手中拽着的伞早已被风吹成了一个像是用来接雨的盆。

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在荷兰度过了大量风雨天骑车奔走的日子。曾经有个朋友打趣说在阿姆斯特丹骑车逆风率是93%，这是有一天他在路上试着朝各个方向骑车之后得出的结论，听上去似乎比字面意义上的八面来风还要多一面。故遇到有人询问到荷兰要准备点儿什么时，我总是回答，一件防风防水的带帽外套，别带伞。尽管这条几乎适用于荷兰一年四季的建议会让你在旅游照中显得有点无趣。在自行车上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常里，发现自己逐渐穿衣服看上去越来越单调的同时，也意识到当一件衣服挡风挡雨的作用如此重要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不经意忽略它的样子，而更关心它的材料与功能性。

对于刚搬到低地之国居住的人来说，谈论到荷兰人的衣着品位，我想我并不是唯一想要翻白眼的外国人，许多人都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在博客上吐槽荷兰品位甚至出了书，著名的现象比如啫喱水，有头发的荷兰男人们对其有着谜一般的痴迷，大量使用它以确保头发无论在何种天气与运动中都坚硬与闪亮。在一个英国人嘲笑荷兰姑娘缺乏女人味不化妆也不爱穿高跟鞋的博客下面，各种反驳的回复中除了表示我们根本不在乎男人的目光外，都免不了提到两样东西，雨与自行车——它们的的确确让范儿变得很艰难，半路上的一场急雨可以轻易让你顶着淋湿的头发，带着花了的妆走进早晨的办公室。

而生性乐观、性格直接的荷兰人毕竟动手建造出了自己的国土，曾建起大坝抽干海水的他们，或许并不真的埋怨这风雨带来的不便。雨与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日常，还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中。

设计师Alike van Kruijs从2012年开始把雨当成了一种生产面料图案的工具。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雨水自然地滴落、流淌或冲刷在她事先放置在房顶上的涂有特殊材料的布料上，最后形成不同的图案，与具体地点的经纬度一起印在一匹匹丝绸上。这个取名为“雨制造”（Made by Rain）的项目，不仅是用雨来呈现某种视觉效果，还是对雨水体验的记录，一份关于当地雨水的抽象数据，用这些布料制作成的衣服被她称作“穿上天气”。

Alike van Kruijs在这个项目中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与材料试验，并且

做了一本书来记录过程。在她另一个叫“风蚀漂白”（Weathering Blue）的项目中，延续了她把自然当作生产工具的方法，和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天气与时间的兴趣——在荷兰查看每15分钟更新一次的天气预报并非一件矫情的事，特别是在阴晴十分不定的夏天。在化学漂白剂还未发明的100多年前，洗衣过程中人们会加入微量的蓝色染料来让用旧泛黄的白布在视觉上显得更“白”，于是Alike先用这种传统的蓝色“漂白剂”把布料染成了靛蓝，然后把它们挂到晾衣绳上，晾晒在大坝上长达158天，风雨与染料的碰撞最终呈现出一系列富有微妙变化的接近白色的浅蓝色。这样基于较长期的研究的布料做出的衬衫似乎与快速的时尚工业不在同一个时空中。

荷兰人不时髦，可以一年到头穿着牛仔裤，不太介意衣服被淋湿，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很少加以婉转的修饰。这里大街上所见的流行趋势与荷兰时尚在世界上都处于一个共同的位置——潮流之外——然而他们并不为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并非对时尚毫无见解。

荷兰的时尚设计师们在欧洲绝对不是引领潮流的那一群人，环顾四周无论是北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隔海相望的英国，还是南边的比利时、意大利与法国都有着强大的时尚工业。处在主流边沿的荷兰时尚设计属于革新与发明，而非潮流。如Alike van Kruijs这样更像一个研究者的设计师在荷兰并不在少数，他们在设计中用看上去简单直接的办法挑战或反思现存的规则，过程中的“失败”与全年不断的风雨天气一样，并不是生活的阻碍，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果与过程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

曾在纽约学习时尚设计的Elisa van Joolen现在生活在阿姆斯特丹，她持续进行着一个叫作11"x17"的与时尚相关的项目，并出版了一本记录项目过程的书籍。她自己的陈述是



02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1. 荷兰艺术家 Imme van der Haak 的作品“Beyond the Body”（肉体之上），他将年龄体型不同的人的外表打印在半透明的丝绸外衣上，表达其对个人身份认知的疑惑和探索 02. 图出自知名荷兰时尚趋势预测家 Lidewij Edelkoort 的出版物《Bloom》，是一个南非马海毛工艺改造的防毒面具。Edelkoort 曾发表关于时尚的悲观言论《反时尚》 03. Peggy Kuiper 为荷兰独立杂志《Glamcult》拍摄的照片。《Glamcult》专注于时尚、电影、音乐和青年文化，曾是地下杂志，现在成为荷兰领先的独立杂志之一 04. Alike van der Kruijs 的雨制造（Made by Rain）项目书籍内页。Alike 在不同时间、地点使用特殊的材料的布料搜集滴落的雨水，形成独特的图案，与地点经纬度一起印在丝绸上形成一种“雨点面料” 05. 服装设计师 Femke Agema 的作品 Nigliktok，她的设计结合了艺术与时尚，善于使用抽象的表达 06. 服装设计师 Alike van der Kruijs “优雅的元素”（Elementary Elegance）系列作品之一 07. Lidewij Edelkoort 的杂志《Bloom》内页 08. 时装设计师 Marga Weimans 的作品仙境（Wonderland）系列之一。发布于 2009 年 09. Jacob Kok 的作品，Kok 创办的工作室着重探讨时尚与科技的关系，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出虚拟模型来阐释服装 10. 荷兰珠宝设计师 Ted Noten 设计的 Prada 概念手包 Lady K，将镀金的手枪镶嵌在亚克力皮包中，使时尚和当代社会对物质与血腥暴力的迷恋结合起来，表达出对反时尚的思索

“测试与挑战时尚工业中的流行价值体系，并提出新的生产方式”。与这两行听上去有点复杂的文字一样，乍一看她的项目也会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因为它们看上去有点普通，而细节却在吸引着人的注意力。她找到了14个本土或者国外的流行服装品牌来赞助此项目，比如荷兰大街上随处可见的G-Star Raw, MTWTFSS Weekday与Nike，它们捐出了一些牛仔裤、圆领T恤与运动鞋这类常见的衣物。她把这些与一些没有品牌的二手衣物混在一起作为自己的原材料，在它们不同的部位剪下11"x17" (27.94cm x 43.18cm) 平面大小的面积，再细致地重新组合起来。很多靠着表面图案与品牌logo来体现价值的衣服在这样的混合之下变得面目模糊，甚至转变了功能，对价值的疑问也自然随之产生出来。破坏本身不仅是一个挑衅的姿势，也意味着创造。如同著名的荷兰设计师Maarten Baas用火烧焦了那把被奉为设计史上的经典——荷兰建筑师Gerrit Rietveld在1917年设计的红蓝椅子，从而造出一把叫作“烟”的新椅子来一样，Elisa van Joolen把一组Nike捐出的运动鞋拆开再里外翻转重新缝合成新的鞋子，或者用割掉鞋面的鞋底与鞋带重新组成一双双拖鞋，通过破坏为新的可能性腾出了空间。

尽管一直名不见经传，不过喜欢搞破坏与重建的荷兰设计师从来都不是在时尚阴影里以反叛的姿态拒绝合作的青春期小孩，而是对各种可能性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合作态度。荷兰人早在16、17世纪就试图用商业与外界建立联系并试图统治世界，现在他们只是深谙创新需要在规则内去打破规则以及勇敢冒险，并且给出自己的见解，对时尚的批判与戏谑并不影响他们积极地投入其中。如果面对无数炫酷的时尚广告时，我们能及时地掐一下自己的大腿，从审美昏厥中醒来仔细注意一下它们在说什么，相信不难发现其中矛盾的话语，它们一边建议人们要成为不一样的烟火、要随心所欲做自己，一边又推荐你使用某一个批量生产的产品来成为那一个被事先称作独特的“自己”。

荷兰设计组合Lernert & Sander愿意用一种看似温柔的破坏方式掐一下你的胳膊，2014年为时尚买手店Kiki Niesten在欧洲艺术品交易博览会期间做了一个名为“上一季” (Last Season) 的橱窗设计，展示了一组整齐的带商标的毛线团，它们由高端品牌Céline, Chloé, Jil Sander和Prada的毛衣拆解而来。在同期制作的视频中两位设计师面对面严肃认真地把这些价格不菲的毛衣仔细拆成一捆线，再一丝不苟地绕成紧致的线团。2011年受Nowness网站的委托，他们制作了一个关于化妆品的视频，在9小时之内往一位模特的脸上不断覆盖上了365层化妆品，让人眼看一张“自然”的脸逐步变得狰狞与身份不明。与Elisa van Joolen的项目一样，他们对时尚的价值与审美标准提出了疑问，而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像Lernert & Sander这样的设计师们得以实现各种诙谐的委托项目也依托于与客户的良好沟通与委托方开放的理念。

荷兰对时尚世界的影响并不浮于表面，这里生长出对未知道路的开辟者，比如不断尝试把新技术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服装设计师Iris van Herpen；还有潜入时尚工业的内部进行实践，却持有局外人般冷静

态度的人，比如有着许多头衔的著名趋势预测家Lidewij Edelkoort，从1990年代起她就不断积极地穿梭于各类关于设计的文化、教育与推广的媒介中，她做过杂志，当过设计学院的校长，她的趋势预测公司Trend Union帮助无数品牌与企业在迎接新的潮流时减轻商业风险。预测潮流听上去像一门玄学，可毕竟与查星座运势不同，时尚趋势预测基于对颜色、样式等数据分析，还有对社会现象、人的行为的观察与整理。也许它体现了时尚工业发展到今天充满矛盾与挑战的地方，其内部依照一层层规则机械运转着，同时又显现出快速变化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形态，**市场上忙不迭地用“塑造偶像”与“个性”当作掩护，与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广着无数本质上十分类似的产品，这一切是否还能运作下去？**

被称作Li的Lidewij Edelkoort，这个20多年来似乎一直活在未来潮流里的指路人，今年却发表了一篇直接叫作《反时尚》的宣言，写出了十个她认为时尚体系被淘汰的理由，包含了她对时尚领域里教育、制造、设计师、零售和市场营销的尖锐看法。

“奢侈品设计师们根据品牌市场营销的要求把他们的创造力投入到（更赚钱的）皮包、鞋履上，放弃了对衣服本身的关注。”“无须置疑，市场营销方法的滥用是杀死时尚工业的帮凶。”曾经从事建立游戏规则的人，现在发出这般忧心忡忡的激烈诊断，认为低价的快时尚鼓励人们扔掉衣服，并没有教给年轻人时尚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她对自己所从事的趋势预测也发出了悲鸣，表示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奴隶，不再具有独立的观察与指导。

Li是不是总是对的，还没去到未来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在今年初，作为少数能在高端时尚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荷兰品牌Viktor & Rolf

宣布退出成衣市场，专注于高级定制，也许可以看作是Li所言的一种前后呼应。两位设计师说“我们强烈地感到需要回归到我们的艺术根源上，用时尚去与人交流是我们的初衷”。告别了成衣市场他们能获得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精工细活上。

一方面政府与各式的基金会一直在扶植着荷兰的时尚设计，每年在阿姆斯特丹都如期举办荷兰时装周，血液里流淌着大胆乐观与反叛基因的荷兰设计师也一直在寻找各自合适的位置去站到国际舞台上，而不是急于挤进时尚工业。位于阿纳姆市的ArtEZ艺术学院孕育出了一代代时尚人，从Lidewij Edelkoort、V&R、Iris van Herpen，到乐于自嘲的年轻品牌Maison the Faux，无论在什么位置，似乎他们的使命多多少少都是在提醒人们保持开放的头脑，不要沉迷在已知的美感中。

在一本叫《日常生活颂歌》论述荷兰17世纪绘画的书中，作者Tzvetan Todorov写到，“荷兰绘画并不一定在业已构建起来的形式中寻找美。而是通过某种举止来展现美，而直至那时为止，尚无人赞颂过这一举止……”如果把这段话用来评述荷兰的时尚设计也是合适的，在这个平坦的观念开放的低地国里，荷兰时尚是否需要去成为某一种主流？或许他们只要存在，不必刻意显得乖巧，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

